

非常嫌疑

Lisa Ballantyne

[英国] 莉萨·巴兰泰尼 著

李尧 译

家，是天使与恶魔同时滋生的卵巢
2012年法兰克福书展极受关注的新锐作家

THE
GUILTY
ONE

译林出版社 | 凤凰阿波罗
hachettephoenix

013028825

I561.45
813

非常嫌疑

Lisa Ballantyne

[英国] 莉萨·巴兰泰尼 著
李尧 译



I561.45
813

THE
GUILTY
ONE



北航

C1638022

中国出版集团 | 中国出版集团
China Publishing Group | China Publish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常嫌疑 / (英) 巴兰泰尼 (Ballantyne, L.) 著, 李尧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4

书名原文: The Guilty One

ISBN 978-7-5447-3658-9

I. ①非… II. ①巴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26114 号

The Guilty One by Lisa Ballantyne

Copyright . 2013 by Lisa Ballantyne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Piatkus, an imprint of Little, Brown Book Group, London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. 2013 by Hachette-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(Beijing) Co. Ltd, China

Translation arranged in agreement with Little, Brown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113 号

书 名 非常嫌疑

作 者 [英国] 莉萨·巴兰泰尼

译 者 李 尧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荣向欣

原文出版 Piatkus, 2012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(北京)有限公司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info@hachette-phoenix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<http://www.hachette-phoenix.com>
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 889 × 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5

字 数 210 千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658-9

定 价 35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献给我的家人

黑暗中的灵魂有罪，而真正的罪人则是制造黑暗的人。

——雨果 《悲惨世界》

案发

1

一个小男孩被发现死在巴纳德公园……

丹尼尔从天使地铁站出来，径直走向阿斯林敦警察局时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。正值仲夏，一丝风都没有。月亮悄无声息地隐没在变幻莫测的天空中。白昼正在渐渐膨胀，随时都可能迸发。

刚走上利物浦路，突然雷声大作，密集的雨点从天而降。丹尼尔竖起衣领，跑过维特罗斯和圣百利超市，避开最后一批购物者。由于每天坚持长跑，所以他并不觉得胸口憋闷。双腿发沉。雨越大，他的肩膀和后背都已经被淋透，他跑得越快。

跑进警察局后，丹尼尔甩了甩头发，用手擦了擦脸，又抹掉公文包上的雨水。通报姓名时，他看见接待员前面的玻璃窗上蒙了一小片水汽。

正在等他的值班警官特纳见他进来，用一只干巴巴的手捏了捏他的手。丹尼尔随后脱下外套，搭在了椅子靠背上。

“你来得还挺快。”特纳说。

丹尼尔习惯性地名片放到桌子上。他是伦敦警察局的常客，但来阿斯林敦警察局还是头一次。

“哈维·亨特·斯蒂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？”特纳看了看名

片，微笑着说。

“听说嫌疑人是个未成年人？”

“塞巴斯蒂安，十一岁。”

特纳端详着丹尼尔，似乎要在他脸上捕捉一丝反应。丹尼尔一辈子都在锻炼不露声色的本领。他知道此时自己深褐色的眼睛里并没有透露出任何信息。

丹尼尔是一位很有经验的青少年案件辩护律师。作为律师，他曾为一个罪名是射杀同伙的十五岁少年辩护过；还为几个为吸毒去抢劫的十几岁的未成年人辩护过。但他还从来没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孩子辩护过——一个儿童。事实上，他没怎么和小孩子们接触过，对于他们的理解，唯一的“参照物”也只是自己童年的经历。

“还没逮捕他，是吗？”丹尼尔问道。

“眼下还没有。有些事还不大对劲。待会你就会看出来。他很清楚在那个被害的小男孩身上发生了什么……我看得出他知道。直到给你打过电话之后，我们才找到他母亲。她大约二十分钟前来到警察局。她说自己一直在家，可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刚刚听到这个消息。我们已经申请搜查证，准备搜查他们家。”

丹尼尔发现，特纳红润的面颊向下耷拉了一下。

“这么说，他就是这起谋杀案的嫌疑犯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他。”

丹尼尔叹了口气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便笺簿。身上的衣服潮乎乎的，他觉得有点冷。警官向他简要介绍了命案，以及相关证据和目前审讯那孩子的细节。

被害男孩名叫本·斯托克斯，星期日下午在巴纳德公园的儿童游乐园玩时，被人打死在一个草木丛生的角落里：脸上有被砖头击打的痕迹，眼眶被打碎。凶手将尸体掩藏在木制儿童游戏屋下面，并用砖头、树枝和树叶盖住了他那张破碎的脸。星期一清晨，游乐

园的一位年轻工人发现了尸体。

“星期日晚上，本的母亲就报警，说儿子失踪了。”特纳说，“孩子当天下午是骑着自行车出去的，家里人不允许他离开新月区。可她出去找孩子时，连人影都没看见。

“在发现尸体后，我们在巴恩斯布里路设了个‘突发事件调查点’。据一个当地居民反映，他曾看见有两个小男孩在巴纳德公园打架。其中一个长得很像本。他说，他曾叫喊着让他们住手，但另一个孩子朝他笑着说，他们只是闹着玩的。我们向本的母亲描述了这个孩子的长相。她说，这孩子叫塞巴斯蒂安·克罗尔。这就是你要见的男孩。住在十号院，和斯托克斯家只隔几个门。

“当天下午四点，两位警官前去时，塞巴斯蒂安正一个人呆在家里，或者说我们认为他一个人在家。塞巴斯蒂安对警官说，他母亲出去了，父亲在国外做生意。之后，我们安排了一个社工把他带到警察局。很明显，从调查一开始，他就一直在隐瞒什么。社工坚持认为应该为他请位律师过来。”

丹尼尔点点头，合上了手里的便笺簿。

“我带你过去。”特纳说。

警察局一向能勾起丹尼尔的幽闭恐惧症，在被领着走向接见室时，他几乎快被这种感觉吞没。走廊墙壁上贴满了惩罚告示，如酒驾、吸毒、家庭暴力。粘满污渍的百叶窗都紧紧关闭着。

接见室没有窗户，墙壁被刷成浅绿色，墙上什么都没贴。这男孩已经在里面了，他的衣服已经被脱掉，身上只穿着囚服，只要稍微一动，衣服就会发出哗啦啦的响声。由于囚服太大，男孩显得越发瘦小，且不堪一击，看上去根本不像已经十一岁了。他长得很漂亮，像个小姑娘，脸有些尖，小红嘴唇，大眼睛，绿色的瞳孔；眼睛清澈明亮，看上去特别水灵；他皮肤白皙，只是鼻梁上有几个雀斑，深棕色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。他给了丹尼尔一个微笑。丹尼尔

也笑了笑，尽量掩饰自己内心的震撼。这个孩子还这么小，他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
特纳警官开始做介绍。他个子很高，比丹尼尔还高，站在这小小的房间里，俨然是个庞然大物。他弓着腰，向塞巴斯蒂安的母亲夏洛特介绍丹尼尔。

“谢谢您能来。”夏洛特说，“我们真的非常感谢。”

丹尼尔朝夏洛特点点头，然后转过身看着她的儿子。

“你就是塞巴斯蒂安？”他说道，一边坐下，一边打开公文包。

“是，没错。你要是愿意，也可以叫我的小名——塞博。”

丹尼尔松了口气。小家伙看起来挺开朗。

“好，塞博。很高兴见到你。”

“我也是。你是我的律师，对吗？”

塞博咧嘴笑了笑。丹尼尔扬了扬眉毛。这孩子虽是他接触过的年纪最小的当事人，但他的言谈举止却让丹尼尔觉得，他要比以前出庭的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少年们更自信。塞博的绿眼睛很是犀利，说起话来既有教养，又轻快活泼。他的母亲披金戴银，一身珠宝似乎比她的体重还有分量。而且她的衣服款式新潮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她那只好看的手还不时轻快地触碰塞博的腿。

丹尼尔打开文件夹，心里想道，这个小男孩也许是无辜的。

有人端进来了咖啡、茶和巧克力饼干。特纳警官走了出去，好让丹尼尔单独会见年小的当事人和当事人的母亲。

“我能吃一块吗？”塞博问道。他伸出手，在盛饼干的盘子上停下。他的手指很像妈妈的——既干净又纤细。

丹尼尔笑了笑，朝这位礼貌得体的男孩点点头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曾经惹上过很多麻烦，不得不“游走”在成人的世界，突然间他感觉自己对这个孩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他把还是潮乎乎的外套搭在椅背上，松了松领带。

夏洛特用手指拢拢头发，合上双手前，先仔细看了看经过精心修剪的指甲。丹尼尔想起自己母亲的指甲也很长，眼前的情景不由得让他想起了遥远的往事。

“对不起。”夏洛特边说边抬起涂着浓厚眼影的眼睛，然后又垂下眼帘，“要很长时间吗？我必须给塞博的父亲打个电话，让他知道你在这里。他现在香港，不过已经打报告请求调换新工作了。另外我还得赶快回趟家。他们说，下次审问前，我可以再给塞博送来几件衣服。我简直无法相信，他们扒光了他的衣服，甚至还采集了他的DNA样本。我是说，我不在这里，他们就这么过分……”

公文包潮乎乎的皮革味儿，混合着夏洛特身上香水散发出的浓重麝香味儿，让人快要透不过气来。塞博搓了搓手，挺直了腰。丹尼尔的到来似乎让他格外高兴。他从丹尼尔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名片，然后坐回到椅子上，把玩着那张卡片。

“名片好漂亮。你是合伙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能把我弄出去吗？”

“你还没有被指控犯罪。我们抓紧时间谈一下案子，一会儿警察还要问你别的问题。”

“他们说打了那男孩，可我不会的。”

“你是说你没有干过这件事！”夏洛特压低声音说道，“我跟你说过什么？你要注意说话方式。”

丹尼尔留意到了她在打岔，于是皱了皱眉头。

“好了，能告诉我星期日下午发生了些什么吗？”丹尼尔问道，并开始做记录。

“斯托克斯家和我家只隔了几个门。”夏洛特补充道。

“他才八岁。”塞博说着朝丹尼尔笑了笑，然后边点头边看着他的眼睛，还伸出一只手捂住嘴，似乎在强忍不让自己笑出声，“或

者应该说，他曾经八岁。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”

丹尼尔差点被塞博的话吓到。

“有那么好笑吗？”丹尼尔问道，然后瞥了一眼塞博的母亲。可她心不在焉，只顾看着指甲，好像压根儿什么也没听见，“你知道他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塞博把头转了过去说：“我想，他是被人袭击了，也许那人是个‘恋童癖’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

“嗯，他们一直问我这个问题，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之后，他就出事了。我想，如果他真的死了，那一定是‘恋童癖’，或者‘连环杀手’，或者别的什么坏蛋干的……”

丹尼尔朝塞博皱皱眉。他看起来很平静，本的命运对于他好像只是一道智力测试题。丹尼尔继续问他昨天回家前后都做了什么。塞博思路清晰，前后回答得相当一致。

“很好。”丹尼尔说。他觉得这个男孩很信任他，他也相信他。

“克罗尔太太？”丹尼尔转向塞博的母亲说。

“最好叫我夏洛特。我向来不喜欢丈夫家的姓氏。”

“好吧，夏洛特。如果可以，我还得问你几个问题。”

“问吧。”

丹尼尔发现，她牙齿上沾了点口红。他转头看她时，她还有点紧张。尽管很仔细地烫了头发，眼线也画得极认真，但她眼睛周围的皮肤看上去还是不乏沧桑感。

“今天警察找到塞博时，他是一个人在家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也在家，但是睡着了。我偏头痛，吃了两片药，睡得很死。”

“根据警察局的笔录，塞博说他被带走时，不知道你在哪儿。”

“哦，那是开玩笑。他就爱作弄人。”

“是啊！”塞博迫不及待地说。

“警察也不知道你在哪儿，所以才去找了一个社工……”

“我说过的。”夏洛特平静地说，“我一直在床上躺着。”

丹尼尔咬咬牙，不知道夏洛特在隐瞒什么。和母亲相比，他还是更相信儿子。

“星期日，塞博回家时，你在吗？”

“在。他和本玩耍回来后，我就在家，一直在……”

“塞博回来时，你有没有发现他和平常不一样？”

“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他回来以后一直在看电视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大约三点。”

“好的。”丹尼尔说，“你觉得怎么样？塞博，能再坚持一会儿吗？警察还有话要问你。”

夏洛特转过脸看着儿子，挽住他的胳膊，“哦，太晚了吧。我们很愿意合作，可也许等到明天再说会更好一点。”

“我去问问他们。”丹尼尔说道，“我可以告诉他们，你需要休息。不过他们可能不会同意。即便同意，也不会让他保释。”

“不让保释？怎么回事？”夏洛特问。

“我可以提出申请。不过，如果是谋杀案，可能会有点难度。”

“塞博和什么谋杀案毫无关系。”夏洛特提高了声音，脖子上青筋毕露。

“好了，请在这里等着。”

已接近晚上九点，警察还要继续审问。夏洛特回家给儿子穿上衣服，好让他换下那套白纸做的玩意儿，穿上蓝色运动裤、灰色T恤衫。然后，塞博又被领进接见室，坐在丹尼尔身边。他妈妈则坐在另外一边。特纳警官坐在丹尼尔对面。一起参与审问的还有布莱

克督察，他的脸拉得很长，坐在塞博对面。

“塞巴斯蒂安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如果现在不说，将会对你日后在法庭上的辩护不利。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……”

听着警察的满嘴行话，塞博抽了抽鼻子，抬头看了丹尼尔一眼，然后拉长T恤衫的袖口把手包了起来。

“现在穿得既干净又漂亮，舒服多了吧？”布莱克督察说道，“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脱掉你的衣服吗，塞博？”

“嗯。你们想找证据。法庭需要。”塞博很镇静，说起话来有板有眼，十分清楚。

“没错。你认为我们会找到什么证据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的运动鞋上有些小污点，那些小污点是血。塞博，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“可能我玩时割破了哪儿。不记得了。要么就是什么脏东西……”特纳警官清了清嗓子。

“如果你伤得那么厉害，血都滴到了鞋上，还可能不记得吗？”

“这可没准儿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认为你鞋上的小污点是血，而且是你自己的血，对吗？”布莱克督察继续问道。他声音有些沙哑，一定经常抽烟。

“不。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我出去玩时经常把自己搞得很脏。我只是说，如果那玩意儿是血，可能是我玩时受了伤。”

“你通常都是怎么受伤的？”

“撞到石头上碰破皮，或者从树上跳下来时擦破皮，也可能是被树枝划破哪儿，没准儿。”

“昨天和今天，你从树上跳下来很多次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看电视。”

“你今天没去上学？”

“没有。早晨起来不舒服，肚子疼，没去学校。”

“老师知道你今天生病没去学校吗？”

“嗯，平时都是第二天上学时补个病假条……”

“如果你今天一直在家，塞巴斯蒂安，怎么会把运动鞋弄成这个样子？血怎么会跑到鞋上去？”特纳警官俯身向前逼问道。

“会不会是昨天的血？”

“我们并不知道他鞋上有血点，警官。麻烦你重复一遍你的问题。”丹尼尔说着向督察挑了挑眉。他知道，他们是想让塞博落入陷阱。

“这双鞋是你星期天穿的那双吗，塞巴斯蒂安？”特纳生气地问道。

“有可能是我又新换的鞋，记不太清楚了。我有好多双鞋。”

丹尼尔瞥了塞博一眼，极力回想自己十一岁时是什么样子。记得那时他总是怯生生的，不敢看大人的眼睛；被荨麻扎疼了也只会和自己发火。可塞博却信心十足，说起话来理直气壮，字正腔圆。这个男孩目光闪闪，让人觉得虽然这两个警官态度严厉，但他并不讨厌被问来问去。

“我们很快就能弄明白你鞋上的小污点是什么。如果是血，也会知道是谁的血。”

“你们弄到本的血了吗？”

在这样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，那个死去男孩的名字听起来就像一个稍纵即逝的水泡，漂浮在所有人眼前。丹尼尔屏住呼吸，但那个水泡还是破了。

“我们很快就会知道，你的鞋上是不是有他的血。”特纳低声说。

“你要是死了，”塞博吐字清晰，语气中不乏挖苦，“血还会流吗？还会是液体吗？我觉得它会凝固，或者变成别的东西。”

丹尼尔觉得胳膊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看到那位督察眯起了眼睛。丹尼尔能感觉到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，但他仍然相信这个小

男孩。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如何被成年人妄加评判，而那些评判又是多么的不公平。塞博显然很聪明，丹尼尔隐约可以理解他的古怪的好奇心。

这场问讯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多才结束。看到塞博被安顿在牢房的床上，丹尼尔顿觉精疲力竭。夏洛特俯下身，抚摸着儿子的头发。

“我不想睡在这里。”塞博转过脸对丹尼尔说，“你能求他们让我回家吗？”

“没事，塞博。”丹尼尔极力安慰他，“你很勇敢。他们明天一早就找你问话，睡在这里会更方便。再说，你在这里至少很安全。”

塞博看着他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

“你现在就去看那个尸体吗？”塞博问。

丹尼尔连忙摇头。他真希望牢房旁边的警官没有偷听他们的谈话。他提醒自己，儿童和成人对世界的理解不同。以前他为少年犯出庭辩护时，发现哪怕是年纪大一点的嫌疑人讲话时也很容易冲动。丹尼尔不得不事前提醒他们，说话或做事要三思。他穿上外套，分别跟夏洛特和塞博道了别，承诺第二天一早就会来看他们。

走出地铁终点站时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。夏日宝蓝色的夜空格外深远。雨停了，但空气依然凛冽。

丹尼尔深吸了口气，慢慢踱着步。平常他都是坐公交车回家，可今天，他选择沿着格鲁夫大道向前走，经过那家老式理发店和外卖店，还有那座浸信会教堂，以及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小酒馆，包括那座离大马路稍远些的公寓大楼。直到看到维多利亚公园，他知道离家不远了。

这一天发生了太多事，他希望塞博不会被起诉，希望哪怕被起诉，法庭上的证据也能还他清白。现在，他只想一个人呆着。前女

友两个月前就从这里搬了出去，这让他轻松了不少。

进屋后，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啤酒，一边慢慢喝着，一边查看邮件。一堆邮件的最下面埋着一封信，淡蓝色的信纸，地址是用钢笔手写上去的。由于被雨水打湿，名字和地址有些模糊不清，但他还是一眼认出了那个笔迹。喝下一大口啤酒后，他用小拇指划开封口，打开信封。

最亲爱的丹尼^①：

写这封信对我来说很艰难。

我身体一直不好，来日无多。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力气提笔，所以想现在就给你写这封信。我请求护士趁我还活着时把信寄给你。我不能说我盼望离开这个世界，但至少我不怕死。我不想让你担心。

过去几年里，我已经和你说了很多。但我知道，我一直最想做的事就是保护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希望你自由、快乐、健康。我想你现在一切都好。

我知道，我过去做错了事，但每逢想起你在伦敦工作，心里还是很平静。我想念你，但这也是我的自私所致。内心深处，我知道你做得非常棒。想到你是一名律师，我的心里就充满骄傲。我一直知道，你早晚会成功。

我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。即使不是今生最大的遗憾，你也是此生负疚最多的人之一。真希望我能为你做得更多，也真希望我曾更加努力地争取过。

我要给你留下这个农场，虽然它不值什么钱。也许还不及你一个星期的工资。但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它还会是你的家。至少，这是我的愿望。

我只希望你幸福。幸福很难得到。我知道，你或许还不明白，

① 丹尼是丹尼尔的昵称。

但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全部希望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不管你是否愿意。
不要因为我做过的错事而恨我。

能再见你一次，我便心满意足。真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。我觉得离家很远，离你很远。

请原谅我，让我安心。

给你我所有的爱。

妈妈

丹尼尔把信折好，又放回到信封里。喝光啤酒后，他将一只手背到身后，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手指轻轻地颤抖。